

2621

534

24



涑水記聞卷十三

宋 司 馬



撰



皇祐中儂智高自邕州乘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
州城柵墮敞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
夫知康州趙師道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寡不敵
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爲國家守城賊至死之
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師道亦置其
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于草間而去師道在城上
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爲死訣尙寄

聲何爲引弓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押閉門守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己悉焚其官府民舍殘滅之進至于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微服懷州印匿于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我我以爾爲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爲何物乃欲污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覲諫議大夫師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資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

康衛云

儂智高世爲廣源州酋長後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

有金坑交趾賊斂無厭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爲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爲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爲補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來恐疆場生事卻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爲盜先是禮賓使开贊坐事出爲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贊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爲智高所擒恐智高殺之給言我來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

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誤相與鬪遂至于此因諭以禍
福智高喜以爲然遣其黨數十人隨贊至邕州不敢復
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贊妄入其境
取敗爲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爲國生事罷之
黜爲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卻還智高大恨且以
朝廷及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
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爲之畫取廣州之計
智高悅之以爲謀主是時武臣陳珙知邕州智高陰結
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所部之人

及老弱盡室沿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
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爲內應賊遂陷邕州執
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參軍孔宗旦罵賊而死智高自
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歷沿江東下橫貫潯龔藤梧康封
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二旬至廣州知廣州仲
簡性愚且狠賊未至時僚佐請爲之備皆不聽至遣兵
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
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蜺殼不可築城前知州魏瓘以
壁爲之其中甚隘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

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况聚金寶于城中耶城外人皆號哭金寶悉爲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村無賴少年乘賊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此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于是鄰村亦不能侵暴鄰村一境獨安罕卽遍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斬爲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旣入城鈴轄侍其淵等共

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爲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留之軻乃訶廣州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而責罕罕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辰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直史館楊旼繼業之族人也嘗爲湖南提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旼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旼儒者迂闊無

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
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克廣南東
路鈐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于白
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舉措如狂人軍于太
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悉擊殺之丙辰又敗官
軍于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爲
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
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
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賊庚午以青爲宣徽使荆湖

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
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
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云屬者王師所以屢
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
制勝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
如無青之號令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將
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
有則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
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之

事委之使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以是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靖引兵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于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

政請出兵二萬助攻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番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旣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元帥如寮案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已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慄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臣

軍旅之責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人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使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于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長槍之後斷蠻兵爲二旋而擊之槍立爲束蠻軍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

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城下營中夜驚呼蠻聞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義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用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尙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

二府衆論紛然謂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于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迺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旣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于中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先時所司奏余安道安道字靖字募人能獲智高者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鑑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一一問

之以元卿策爲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請往以逆順諭之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牛鹽等物往說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鋪紋綵裝飾譜牒如告身狀慰勞燕犒厚賜遣之于是轉相說與稍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于特磨寨及敗攜其母弟妻子往居之間諸族俱叛惶懼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繼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

兵以攻諸族安道使元卿等十人發諸族陳充等六州
兵襲特磨寨殺押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
南西路轉運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干
賞耳于是安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虛
實詔許之緣道皆不執縻供待甚嚴至京師館于故府
司朝夕給飲膳惟所欲如養驕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
則國醫臨視後數月智光發狂毆防衛者欲突走伯庸
上言案伯庸王堯臣字智高母致病不誅無以懲蠻夷又徒費
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

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羣臣不敢言智高母年高六十餘隆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年十四智高長子智高僭立爲太子繼明八歲安道以獲智高母召其所親黃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幕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鑑除齋郎其餘皆除齋郎殿侍以元卿鑑曉蠻語皆留侍儂母元卿等憤嘆曰昔我初獲智高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留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

此嫗一嚮食之豈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養親執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逼殺此嫗設有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數見執政涕泣求歸不許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尙未之信殊不設備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斬及賊至簡閉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爲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爲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亟還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免提點刑獄鮑軻止于南雄

城訶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罕奏章稀少黜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爲勤職欲以爲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蔣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儂智高至黃富場蠻人訶知官軍飢疲夜以酒設寨飲之卽帳中斬偕首因縱擊其衆大破之梟偕及偏裨首于戰場而去

李章云

儂智高圍廣州旣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水戰常懼海賊來抄其寶貨東莞縣主簿兼令黃固素爲吏民所愛信偵知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千人

船百餘艘沿流而下夜趨廣州城鼓譟而進賊大驚卽時遁去廣州命固率所募之衆泝流追之而賊棄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悅固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載鹽豢于上流販賣及縣中官錢有出入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贓罪固竟坐停仕既而上官數爲辯雪治平中乃得廣州幕職

蔡子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多爲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秘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鑑以書干靖言邕州三十六

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賜必不附智高羈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據邕州財力富强必誘脅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兵其爲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問道說諸洞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强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可入智高遺守陵書曰吾羈

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以復還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忠蔣偕輩皆望風授首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當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候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遺守陵守陵喜運糲米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乘州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爲無事隨之以

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勗本居廣源州弟存祿爲武勒州刺史存勗襲殺存祿而奪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爲虜矣不可不爲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疎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爲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爲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蠻酋儂夏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

于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
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
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絃水鑑幾為
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于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
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
諸洞壯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應取之必
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
程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

案原本此下連接知邕州蕭注
日二百十三字為一條據
文義絕不相屬今分為二

知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殺
廣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
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
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
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衆臣
事交趾既長因朝于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
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謂
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國又不我納無所容止
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村陰察官軍

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使爲內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邕州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淵遇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爲奴隸負擔歸其巢穴朝廷欲誅汝曹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乃寢于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驚公隨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與罕率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

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急走出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反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爲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壯范堯夫以爲陰德之

報堯夫云

熙寧中朝廷遣劉起劉彝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彝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爲保甲給陣圖使依此教戰諸洞騷然使人執交趾圖以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嶺南進士徐白祥屢舉不中第陰遺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

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有先聲奪人之心不若先舉兵入寇百祥請爲內應于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廉雍三州百祥未得間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徽使郭達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達達檄廣西轉運使按鞫百祥逃去自縊而死

郭帥云

交趾賊熙寧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

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等過崑崙關赴援兵少輕進三千餘人悉爲蠻衆所掩殺傷殆盡劉執中與廣西提刑遁回後更無援兵王師自京師數千里赴援孤城抗賊晝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盡城遂潰破蘇緘猶誓士卒殊死戰兵民死者十萬餘口擄婦女小弱者七八萬口二十二日賊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師前軍三將已達桂林一

將暫成長沙中軍旦夕過府亦長沙置局後軍三將分

屯荆鼎澧三郡一將襄州案今王師前軍三將句至此句四十三字與上下文不相

屬常是湖北饑米斗計百五十鈔餒死者無數任公格云

初榜下交趾管内州峒官吏軍民等云已差吏員外郎

天章閣待制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畧安撫招

討使兼廣西南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內侍押

班李憲充副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

充副都總領應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

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

諭王內附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拔身助順爵賞賜予當

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穉罪非己出造庭

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

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

永爲樂土時交趾爲露布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

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于桂管不服又遣使

泛海訴于廣州亦不服我故率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

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黠閩

峒兵明言又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

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故介甫自作此榜以報覆之

王正甫云

提點刑獄楊畋自將擊破叛蠻癸酉詔特支荆湖擊蠻諸軍錢有差仍命中使齎詔察視其功狀以聞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埋知州卻之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邀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歸廳事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亦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

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爲妾盡據之嫗屢訴于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以家貲還之吏

民服其能察冤

李南公云

舊制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報平安傳數人口訛謬皆不可曉常苦之皇祐中王罕爲監門始置平安歷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于歷傳入院中試官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于歷罕遣吏呼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彌封謄錄巡捕共一歷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後遵以爲法

見自

熙寧中王紹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元豐五年韓持國知潁昌府官滿有旨許令持國再仕中書舍人曾鞏草誥詞稱其純明直亮既進呈上覽批其後曰按維天資忿戾素無事國之意朋茲罔上者不革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使郡非所望于承流宣化者也而草詞乖僻可令曾鞏贖銅十斤別草詞以進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亦幸直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勤耳上憮然有問而美之仁宗宦官雖有蒙寵信任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古是不能弄權

涑水記聞卷十三

涑水記聞卷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于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爲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爲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轄司

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羣訴于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梃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纔丈餘靜州等羣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率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爲柵木所殺蠻兵乃

退既而四月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衆猶遊繞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綿州皆爲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清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清死而士卒死殺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而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旣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旣而鈐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慶奏乞朝

廷遣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
蠻事中書院樞密劄子皆云奉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
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
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
擄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
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奏云事畢始蔡帥兵恐
監司不肯應給軍需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
命凡軍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
成都遠若事大小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

專決關鈐轄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一
己出蔡不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關知而已監司皆附
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
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
州以資政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築城侵蠻地
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田肥美靜州等蠻時引生
羌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爲和誓者
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
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棘耒耜

各一乃縛劍門于誓場酋家皆集人人引于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瘞之掘地爲坎及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曰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氈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絕狄銘范百常云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勾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奏汝班行不辦有劍加汝

先是种諤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管勾隨軍運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使楊思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自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于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

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
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
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糗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
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
屬引民夫千餘人索胡人所窖穀糜發之得千餘石庚
午至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
時朝旨禁入賊禁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
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皆言于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
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所獲纔三十餘級何以復

命于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可藉口中正從之
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
降者十餘人獲牛馬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
殺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內將官張□□知府州折
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糜塞遇虜千餘人與戰敗之斬
首九百餘丙子至牛心亭食盡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
掌機宜景思義得其糧遂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己卯
壬中正軍于歸孃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于順寧
軍夫凍餒僵仆于道路未死衆已剮其肉食之十一月

丙戌得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三萬人
夫逃歸者大半死者近三千餘人隨軍入寨者萬千餘
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

初上令王中正種諤皆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
虜境望空而行無嚮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虜知
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尚未
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怨憤流
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歸中正頗聞之乃于衆
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金安石

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于順寧寨境上
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
故糧乏上怒命械繫公岳等于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
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只
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陰備八日糗糧今出寨二十
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命脫械出外答款中
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謂公岳等各降
一官職事皆如故

案謂公岳句意義未明疑有脫誤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有六萬餘人餘

皆令待命于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
踵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
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
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隰州趨
延州餉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高領江東轉運使奏冬
氣已深水凜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王中正既還延州
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千爲羣擅自潰
歸朝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士兵亦有擅去者會
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

移書召河東分兵屯石州趙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
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萬歲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
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亦不肯發從丕曉諭數日乃行
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
卒不問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第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
討之乞第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
寶出兵久雨四十餘日出寨纔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
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

發瀘州至此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
 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
 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
 離瀘州四百餘里卽是深蒨七薦切竹茂也皆高阪險絕竹木
 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戰于蒨外
 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踵之又二百餘里至
 歸來州乞第逆戰又敗乃率其衆竄匿五年正月己丑
 廣入歸來州惟茅屋數十間分兵搜捕山蒨皆無所獲
 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盡饋運不繼先

是有實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
 是開之詔云若至歸來討捕乞第必不可獲聽引兵還
 是役也頗得黔南兵皆土丁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
 廩給諸州民夫負糧者旣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餒
 死不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送資裝
 者不預焉軍士屯瀘州歲餘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
 費約緡錢百餘萬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
 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使總管劉昌祚出葫蘆河

共趨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卽上賀表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使昌祚軍于閒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解之昌祚憂患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

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敗何謂降也

徐禧在鄜延乘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羸虜左縈右拂直前斬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陣未出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耶由是取敗

高遵裕旣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于夫役下詔諭

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糧以和
雇爲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軍乏
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
聚立柵于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州加知縣以督
之不能進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梃欲鬪州縣無如之
何士卒出前塞凍餒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無鬪志
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
師不可再舉天子異辭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
不可上不憚晦叔因請解機務卽除知定州會內侍押

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爲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
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
見以好言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
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
國而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亦止宜供禁庭洒掃之
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禹玉發慚六月詔罷
涇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
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
禧舜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

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而擊之旣聞城永洛卽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萬餘人于永洛括偕禧舜舉以八千

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至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鳴笛于陣虜騎爭湧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

選鋒使居陣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道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水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帥衆突圍南走猶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

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永洛旣失守夏國以書繫矢射于環慶境上經略使盧秉乘之虜乃更遣所得俘囚齎書移牒以遺秉秉不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月八日夏國西南都統鬼名濟迺謹裁書致于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面久向英風應慎撫綏以副傾注昨于兵役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贄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必動止猷爲不失其正

苟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爲夷狄之羞哉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窮討之策旣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人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邊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今與山國乘隙伺便角力

競鬪雖十年豈得休息哉卽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有志于天下也况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旣阻君臣之分不交豈不惜哉至于魯國之憂不在顯與隋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宋史夏國傳涇原總管劉昌祚上其書神宗喻答之與此作經略

吏蓋秉以聞有異

孔曉

于鬼切

魯山處士收之弟也為順陽令有虎來至城

南曉令吏卒往逐之曉最居其前虎據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槍偃仆虎來搏曉有小吏執視趨當其前虎銜以去曉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諫不可曉曰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餘里竟射中虎奪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王輔之為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處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插筆有風空

囷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屬意怨望有旨復令分司

趙閱道抃熙寧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張濟云

趙閱道為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

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

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

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許之于上且曰陛下

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

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

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

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范景仁云

曾布為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

左遷詔命使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問字望之

或問劉貢甫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之儼然

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曹州

公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知樞密府三人屢于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顧問之晦叔方為之

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嘗納之三人亦不能違已出則

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眾望晦叔亦不辨也同

僚或為辨之

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

矣對曰然上戶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

矣下戶昔無役今索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更矣

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竝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閣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瀘戎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瀘戎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書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

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

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一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貸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眾議頗以為愜

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以指捏之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榷柳以

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楛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而硬閱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督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

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方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張燈太皇太后以齒疾不能食不出觀故上于閏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張燈露臺妓樂俱入太皇太后疾尚未平酒數行而起

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之

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卽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

岐王夫人馮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于王屏居後閣者數年元豐二年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王二嬖人共譖之曰火殆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太后曰新婦所爲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

不睦必爲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使宮官鄭穆問鞫于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宮官馮誥錄問上乃以其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乃曰縱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爲尼太后曰聞汝詛罵岐王有諸對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

使送夫人于瑤華宮不披戴舊俸月錢五十緡更增倍
之厚加資送曰候玉意解當復迎之

君貺云

涑水記聞卷十四

涑水記聞卷十五

宋 司馬 光 撰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貲及三千緡
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爲樞密副使初無
異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欲厭衆議折
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爲大臣事有不
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正議大夫知潁州諫
官又言其罷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
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李

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唱宰相尊重客踧躅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

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往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于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觀之于是安上門市爲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嗚乎苟非事君盡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內而見

于外能如是乎

初選人李公義陳言請爲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龍爪形沈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官官黃懷信以爲鐵爪只列于木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安撫司命金提司管勾官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淵濬川鐵耙龍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變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

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卽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其指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子淵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濬各置歷書其課曰某日以埽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耙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皆妄撰不可攷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于大名河曲開直河旣成子淵屬昉稱直河淺牒濬川司使用耙濬之庶幾附以爲功昉從之旣而奏上狀昉子淵及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先是大名河每

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內熙寧八年子淵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埽申大名府云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司耙疏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過萬頃子淵用耙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淵上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耙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其督役官吏更乞酬獎事下都水監司保奏稱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賞是時天下皆言濬川鐵耙龍爪如兒戲適足以資談笑王介甫亦頗聞之故不信都水監之

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介甫罷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濬秋涸故其常理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耙無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爲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轉運司按視濬川利害本乃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問諸埽人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耙未至間已增二尺耙至又增二尺又從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耙所致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

漢方音韻 卷三 四 繆晉校
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耜爲不便臣聞本奉使按事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耜而已陛下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上以爲然于是知雜御史蔡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詳定濬川是非十年詔命確與知檢院黃履詳定有是非者取勘同奏確于是置獄逮繫證佐二百餘人獄踰半年不決上又命內供奉官馮宗道試濬川耜于汴水宗道辭以疾

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乃請與子淵偕往每料測量有深于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據實奏聞上意稍悟治獄微緩會滎澤河堤漲急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河危將決賴用濬川耜疏導得免具圖以聞上嘉之于是治獄益急時郊赦將近詔濬川事不以赦原獄具子淵坐上言詐不實熊本陳祐甫坐附會違制陳知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誥奪一官以屯田員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甫奪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

充替

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有建議欲決白馬河隄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韋城斷北使往還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聽使一淤何傷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沈思曰然安得處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民獻策陝西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疏導使深又鑿陝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鞏復會于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柱之險介甫以爲然敕下京西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

河南府戶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則恐爲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穀水委實便利可行蓋出澠縣境則陝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于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爲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爲輔渠

于下流以益之大則置斗門以洩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白政府請塞訾家口獨留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琬等二口水勢琬等報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

知陝州會熙寧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
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既通流于是
昌言及王琬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判監李立之仍出
知陝以叔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訾家口汴水復
絕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叔獻也立之云
元豐元年春塞汴河詔發民夫五十萬役兵二十萬云
欲鑿故道以導河北行不行則決河北岸王莽河口任
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閣待制韓縝都
水監丞劉瓚河北運判汪輔之掌之那彥云

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
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仁宗
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曹濮
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益利井鹽俟官
無解鹽卽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權河
中等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
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
許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賞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
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折鈔舊法每席六緡至

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今不可改盡言其非而更爲別劄稱據景温申官賣鹽歲獲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與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此利于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州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温之法

公弼云

吳仲卿蔡中正等爲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

司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不可元厚之爲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緡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詔書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馬用者悉令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有五十三萬緡于市易務馬旣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縑帛糧餉所省費甚廣諸監馬送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道羸死者殆半國馬盡于此矣時熙寧八年冬也

馬土宣云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見訪云戒少學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下其詞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爲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分爲二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爲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倘爲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舉一事難之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販夫者或破萬金之產

彼肯顧千五百錢兩斛之穀來應募耶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詣當官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五帝不聖自生民以來惟孔子爲聖人耳孔子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爲此語固請留書余曰若留君書是當此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投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于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獻之子華大以爲然及入爲三司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

笑且難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爲相同置制三司條例
司爲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爲然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
戒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自見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諤建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
場務酬獎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分數應
給錢緡外餘利追理入官謂之打抹專委諸州長吏檢
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免于是諸
州競爲刻剥或數十年前嘗經酬獎今已解役家貲貧
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能償而自殺

介甫申明按問欲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道
皆應減二等由是刦賊盜無死者劉鳴玉云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工供無額官不權酒不禁茶
鹽務以安遠人爲意

熙寧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卽欲行文書
吉甫留之曰當俟晚集更議之因私語介甫曰安道入
必爲吾屬不利明日再進呈遂格不行君賦云

三司使章惇嘗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
告吉甫明旦吉甫與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語且曰

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惇通刺入門謁見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慚作而退故蔡承禧彈惇曰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爲此也由是上惡惇介甫惡安道未幾皆出

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于外太后怒與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呂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惠卿懼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于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而已呂獻可攻介甫引

辟光之言以聞于上獻可坐罷中丞知鄧州蘇子容當草制曾魯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當是時介甫猶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詞云當小人交構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頗以子容制詞爲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魯公之深也

王堯云

韓魏公判相州有三人爲刦爲鄰里所逐而散旣而爲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刦人有救者先殺之衆諾他日又

劫一家執其老嫗擄捶求貨鄰人不忍共傳呼來語賊曰此嫗更無他貨可惜擄死其徒卽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刑堂後官周清本江寧法司後爲兵司大將王介甫引道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正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之人雖已死爲從者被執雖經拷掠苟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今盜魁令其從云有救者先殺之則魁當爲首其從用

魁言殺救者則爲從又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爲失人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爲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執兵杖來鬪者也今鄰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殺人不可爲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平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若爲法官自圖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爲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爲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爲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

案相字疑誤 僉

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
抵親識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評事文及甫乃陳安民
之姊子吳冲卿之婿也冲卿時爲首相安民以書召開
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理吏
求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爲司農吏利其貨詭
托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爲皇城
司所奏言齎三十餘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按鞫無
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冲卿有
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乃移其獄下御史臺

司旬有數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冲卿在告王珪奏令
確共按之與寺丞劉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評斷官竇平
周孝恭等柳縛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賄事皆
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平孝恭等其實他
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
置枷于前而問之安民懼具道嘗請求文及甫及甫已
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確得其辭甚喜遽欲與潤甫登對
奏之言丞相受請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
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賂事而蔡確深探其獄

滋蔓不已實平等皆朝士榜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諫官黃履監察御史黃廉御藥李舜舉同詣臺按驗三人與潤甫確坐廡下約都不得語引囚于前讀示以所承之詞令實則書實虛則自陳冤囚畏獄吏之酷皆書款引實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等還奏確又上書陳安民請求文及甫事連宰相鄧潤甫黨附執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潤甫爲面謾確爲忠直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諫議

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欺內懷顧避中允監察裏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按獄深刻降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爲朋附俾加閱實不如所言確自右正言除右諫議權中丞確遂收文及甫繫獄及甫懼亦云嘗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沖卿子郡牧判官太常博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先爲樞府檢詳沖卿自樞府入相奏爲檢止雅信重之確令大理稱受奉世風旨出相州獄奉世懼亦云于起居日嘗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

上不許令卽訊安持恐被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韓忠彥皆上所厚承之嘗爲都檢正忠彥韓公之子也確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數爲上言確險詖之情上意亦解趣使結正六月己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吳安持奪一官降監當文及甫衝替陳安民追停韓忠彥贖銅十斤自餘連坐者十餘人周清遷一官冲卿上表請退及閣門待罪者三四日上輒遣中使召出令視事確屢帥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子弟爲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

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乃止

公廉李舉之王得臣伯淳馮如晦云

涑水記聞卷十五

涑水記聞卷十六

宋司馬光撰

向來執政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
廢赦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司爲己盡
力則因而進擢或小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
或無過則暗計資攷及常格然後遷官如呂吉甫弟升
卿新及第爲真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攷使之察訪京
東還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朝官爲之借以
太子中允尋召爲崇正殿說書及介甫與吉甫有隙升

卿復于上前詆許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為軍稅練亨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為崇文院校書兼檢正官及坐鄧綰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為潭州軍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知制誥李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三赦大臨纔得待制頌不得秘書監及熙寧十年園丘赦頌除諫議大夫

宗回云

熙寧七年園丘赦中書奏謫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

悉復舊原呂吉甫參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可如

胡宗愈劉摯皆坐為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

復館職宗愈為蘄州通判一不霑恩摯嘗言曾布布為

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園丘赦宗愈始復館職

宗回云

介甫川新進為提轉其資在通判以下則稱權發遣知

州稱權又遷則落權字

李舜卿云

何浹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浹所至暴橫箠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

司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
白事下馬于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爲起
浹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旁出他州遠不可廢有章辟
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集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
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浹曰凡事當從公論此妄
語何足憑也李竦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浹沿道上奏訟
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浹索紙萬幅以
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宗坐上書詐不
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

作威而浹最爲甚

劉嶠云

初韓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韓公雖重
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其言
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
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平不在此此人頗
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爲輕已由是怨之及介甫知
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
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
乃力薦于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

蘇亮云

上將召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

甫深怨之

蘇堯云

曾布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憾之

蘇堯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輔按之亦無狀迹王雱危之以讓練亨甫呂嘉問亨甫等請以鄧綰所言惠卿事雜他書下秀獄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遽報惠卿于陳州惠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以問雱乃知其狀介甫

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遂絕介甫以是慙于上遂堅求退

蘇堯云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移病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于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

乃起

蘇堯云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

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
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許而心憐之及王
粲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
幸未有子今聞方有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
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蘇亮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以
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以他人爲密而獨隱于臣豈君
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擠而
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于上上問從誰得之介甫

不肯對上曰朕無隱于卿卿獨有隱于朕乎介甫不得
已曰朱明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朱明朱明介甫妹夫也
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暱置之左右薦朱
明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以直講沈季
長對上卽召季長爲侍講吉甫又引弟升卿爲侍講升
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
上特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
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
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介甫而常非王粲王

安禮及吉甫所為以謂必累介甫等深惡之故亦不甚得進用也

伯淳云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曰今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重否則將有人窺間隙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于幾等上正喜其出勉

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鞠丞之云

熙寧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朝至暮十往返醫官脈狀皆使駛行親事齋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治又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

伯淳云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稱王待制來為夫人兒妻將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于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往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曹求賞介甫

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半年欲旬其兒其母不可
乃遣之

蘇亮云

內侍李憲既怨介甫罷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為民害上
以內批罷之介甫固執不可而止先是州縣所斂青苗
使者督之散盡乃已官無餘蓄至是剩留五分皆憲發
之也

蘇亮云

介甫既罷相冲卿代之于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同
御史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
而和之今吳充變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

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
不肯變汝礪又言俞充為成都轉運使與宦官王中正
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憲擁兵驕
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館職充江南東路提刑汝礪因

辭館職

蘇亮云

呂升卿于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
下不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為誓于是臺諫言王安國非
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弟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
詛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西轉運副

使削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為軍酒稅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館職狎遊無度安禮由是乞出一章即許之除知潤州介甫猶以吉甫先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

得臣云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于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願兄宜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待講上問以其兄秉

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重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于公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誰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即吾之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顧我事也

仲道思正蘇堯云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修有謗其私從子婦者

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
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片語所從來皆無
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略曰
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
其乞正典刑故須闕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
私人及辯章之屢聞皆狂瀾而無攷又曰苟無根之毀
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尹閨門之內
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爲
御史旣而攻修修尋亦外遷其上謝表曰未乾薦禰之

墨已開射羿之弓

熙寧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
浪狂謫之語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略曰敷陽子旣罷
樞密副使知洪州于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號
曰太虛無極真人遂立三門一曰鴻樞獨化之門二曰
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太虛無極真人獨
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賴幽明顯晦有識無識皆會而
朝之太虛無極真人出獨化之明建大法旗擊大法鼓
手提玉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凡十萬餘言皆倣此

既而進御又摹印以遺朝中諸公及天下藩鎮學校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公議得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上謝表曰爲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謫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嘗曲徇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異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足以贊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請便

親敢因謝表辭旨怨憤指斥聖躬公爲罔慢于是落韶觀文殿學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既而城陷上欲台兩府曾議于天章閣介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沮形于顏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況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介甫由是始與韶有隙

蘇亮云

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爲巧發奇中目不

識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讖語
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
未嘗見其經營及有囊橐而費用常饒猝有賓客十數
珍饌立具皆以爲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寧中
介甫爲相館士寧于東府且半歲日與其子弟遊及介
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宋室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
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亦私人睦親宅與之遊
士寧以爲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
英宗母仙遊縣君輓歌微有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間

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

喜賂遺甚厚

袁默云

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新對策布衣徐禧
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
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
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
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校勘檢正官月餘
而卒禧稱旨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移人意
上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

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
良家禧與其妻先姦後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
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
鄭俠閩人進士及第熙寧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吏
民直言得失俠以選人監安上門上言新制使選人監
京城門民所齎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人主居
深宮或不知之畫圖并進之朝廷以爲狂笑而不問會
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石所致若能
安石天必雨旣而介甫出知江寧府是日雨俠自以爲

所言中于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歲冬俠上書幾五
千言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爲
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時立異與校
計請黜惠卿進用馮京呂吉甫大怒白上奪俠官汀州
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小民多憐之或有遺之錢米者
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之識御史知雜
張璪聞之陰訪求當世與俠通交狀或語以當世嘗從
俠借書畫遺之錢米璪卽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
而敢面謾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

知之必京教告使之上言上以章示當世實對不識乞下所司辨正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按問遣選人舒亶乘驛追俠詣臺索其篋笥中文書悉封上之舒亶還特除京官以賞之臺中掠治俠具疏所與交通者皆逮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繫按驗取當世門歷閱視賓客無俠名俠素師事王雱而議論嘗與雱異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之俠旣上疏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家兄爲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

者子也能揄揚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視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稍獎之諷又嘗見當世語及俠當世稱俠疏文詞甚佳小臣不易敢爾俠旣竄逐前三司請使王克臣與之舊命其子駙馬都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銀百兩大人自遣之克臣從之于是臺司收安國諷等鞫之安國自陳無此語臺司引俠使証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詆譏

耶安國慚懼卽服罪潤甫等亦探俠獄多所連引久繫
 不決上以其枝蔓令歲前必令獄具臺官皆不得歸家
 獄成惠卿奏俠謗國欲置之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爲身
 也忠臣亦可念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管而已當世
 罷政事以諫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諷落職
 監無爲軍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救誥放歸田里曉
 容勒歸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俠交遊及餽送者皆杖贖
 二十遠州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
 以慰其心

范堯夫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壻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
 千緡詣京師私用千餘緡求妻家償之其妻父叔皮不
 爲償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嘗于上元夜微步遊閭
 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弟叔敖私詣某者云已
 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服已具敕開封府判官
 吳幾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誣病死獄中方免叔皮
 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壻也監金耀門文書庫翰林學士
 楊繪待制竇卞皆嘗舉之永年盜賣官文書得錢費于

娼家畏其妻知之偽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楊內翰若干遺竇待制亦嘗買繪帛及酒遺繪卞及提舉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卞止受其酒芻俱不受又嘗召繪卞飲于其家令縣君手掬酒以飲卞繪縣主以永年盜官支書事白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變事今已明白其盜官文書等事請付三司結絕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請付御史臺窮治皆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挾摘卞繪等賍汚避事情情熙寧十年五月繪責

授荆南節度副使卞落職管勾靈仙觀吳幾復知唐州

上以芻獨不受其饋遺未幾遷諫議大夫知鄧州

李南公吳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以陳述古為樞密直學士宋次道為龍圖閣直學士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凍水訓聞卷十六



